



妃傾天下



得此女 旧朝灭
新朝立 亡国之兆也
娶之三年不得亲近分
属置怨之气
三年之后必自缢
脱身犹在藕丝五
新魏一魏凉重生
九五至尊 在位之际
游龙浅水 需火前障
成也此女 败也此女
轻尘如风 著

QINGCHEN
RUFENG
WORK



妃傾天下

轻尘如风
QINGCHEN
RUFENG
WORK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191
大哥身世之谜	
第七章	203
神秘琉璃国	
第八章	245
解毒	
第九章	253
四国风云	
第十章	273
大结局	



她有一种莫名的惊骇，宁王爷？老王爷？脑海中一道急速的光芒闪过。

“快，给我拿镜子来！”

“三小姐，你别担心，你的脸没事。”丫鬟以为方箐在担心这个。

殊不知，她是在担心那个离奇而凑巧的事件发生。她一把抓住铜镜，手指微颤。

咬牙狠了狠心，她睁开眼睛，细看了铜镜里的容颜。

她，眉似新月，眼若秋杏，樱桃小口一点点，嘴不点儿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一肌妙肤，弱骨纤形，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个古典秀气的碧玉佳人。

这不是她，不是伴随了她二十五年的容颜。

镜子里的她是谁？她似察觉到某个事实正在被验证中。

蓦然她双拳紧紧握起，指节一节一节地发响。

方箐伸手扣住丫鬟的手腕，问，“我是谁？”她音色冰冷，目光更冷。

“三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丫鬟疼得眼泪汪汪。

“告诉我，我究竟是谁？”她的头好疼，像是尖锐的刀锋正在一刀一刀地刮着骨头。

“三小姐，你，你是宁王妃啊，是落月王朝鸾相爷的第三个女儿——鸾玉卿。”

宁王妃？鸾玉卿？

“不是，我不是什么见鬼的宁王妃，我也不是什么鸾玉卿，我是方箐，我是方箐——”她眼睛里闪过疯狂之色。

丫鬟惊惧地望着她，眼泪扑簌簌地流淌下来。

“三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大夫，大夫在哪儿啊，快点来啊。”

啊——

方箐头痛欲裂地砸了周边所有能砸的东西。

满眼的凌乱，一地的碎片，冷冷的，闪着尖锐的寒光。

丫鬟见此情景，当下急得团团转。“三小姐，你等一会儿，奴婢这就去给三小姐找大夫看看！”

一双精巧的白色小朝靴，却慢慢地靠近。

敏锐的方箐蓦然抬眸迎上一双冰冷深沉的漆黑眼瞳。

“鸾玉卿，本王就知道你祸害遗千年，你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掉呢？”他一伸手，便扣住了她的下巴。

那似捏碎她下颚的力道，让方箐的目光开始变得危险而阴暗。

她冷冷地盯着他，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犀利的眸光，“你是谁？”

他先是被她如此淡漠的表情震了一下，而后，他不由得加重了手中的力道。“鸾玉卿，你最好少给我惹事，本王的耐性是有限度的。若是你再使诈一次，无论你的父亲是谁，本王都会毫不留情地休了你！”

又是本王？方箐大概也猜测到眼前人的身份，他大概就是丫鬟口中的宁王吧。

眼前的他，一身白色玉袍加身，身形修长，面容清俊儒雅，看上去是很好相处的温柔类型。只是那双眼睛，太过精锐，她不喜欢。

她别过脸去，自顾躺了下来。

她想要理清盘旋在脑海中的一团乱麻，她要想一想今后她该如何适应并在这个时代好好地活下去。

微微地张开了手，她盯着玉指纤纤、白璧无瑕的美手，想到自己原先那一双粗糙、布满老趼的手，她有一刹那的恍惚，难道老天爷是以这种方式结束她的杀手生涯吗？

她陷入沉思的时候，宁王御天麒麟英气的双眉微微凝了凝，他

有些困惑地看着她。好像她此刻的表情影响到了他，他眼中阴霾的气息开始浮动。

最终，他用力一挥袖，扬长而去。

而方箬呢，她只是陷入在混沌的世界里，在不断地找寻一条明亮的线条。

“三小姐，你没事吧？”丫鬟在旁含泪地望着她。

方箬此刻调节好了心情，淡淡地撑着坐起。丫鬟赶紧在她身后放了一个软垫，让她靠着。

“对了，你是谁？”她望着她的眼神淡淡的，没有半分熟知的感觉。

“三小姐——”丫鬟惊呼道，“三小姐，奴婢是从小在你身边侍候的春香啊！”

方箬指了指额头，说道：“我不记得了。”

春香一震。“三小姐，莫非你得了忘魂症？”她心酸莫名地望着方箬。

“也可以这么说，我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保密，你能做到吗？”方箬轻叹，也许只有这个法子才能隐瞒她灵魂附身的离奇事件。

春香立即指天发誓道：“请三小姐放心，奴婢会守口如瓶，什么都不会说的。”

方箬微微抬眸，淡然地瞟了春香一眼，嘴角扯动一抹满意。

她看得出来，从她醒来之后的表现，春香对她倒是真心实意，也许目前的状况，她能替她解说一二。

当下她开口道：“对了，春香，我现在这个样子，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不记得任何的人事，以后若遇见他们，我就不知该如何应付才好了。春香，你是我的贴身丫鬟，应该会知道我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你可否告诉我，我跟刚才那个叫宁王爷的关系如何？这府中还有哪些人跟我是有关联的？”

另外，我家中可还有什么人，平常我跟家人的关系如何？”

春香望着方箐一副谈公事的样子，好像她所提及的那些人都是陌生人一般，这让她心酸不已，三小姐的命真的好苦啊！

“春香，怎么了？”方箐淡淡地凝视着春香，是说话不太方便吗？

春香当下吸了吸鼻子，她赶紧抬袖擦了擦眼角的泪痕。“没什么，没什么，奴婢只是一时分神了。三小姐，请恕奴婢实话实说，其实奴婢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有些事情恐怕只有三小姐自己才知道，不过奴婢会将知道的统统叙说给三小姐听的。关于三小姐所问之事，恐怕还要容奴婢从头说起，奴婢记得，那个时候……”春香似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方箐细细聆听着，她慢慢地从春香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一个大概情况。

宁王，也就是鸾玉卿的挂牌夫君御天麒，听说他文武双才，幼年便因才华出众而得到先皇的赏识，成年之后更是表现出色，因而陪同太子上御书房读书。

而鸾玉卿呢，因为得到她姑姑，也就是当年皇后的喜爱，便时常进宫陪伴，得以认识当时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皇上。说起来，鸾玉卿跟当今的皇上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可是就在大家都认定鸾玉卿是太子妃的时候，太子突然改变心意，东宫另立驃骑大将军的女儿赵惠儿为太子妃，并封鸾相爷的二女儿鸾玉凤为太子侧妃。

这个事实让鸾玉卿深受打击，她还来不及找太子算账，便被皇上一道圣旨阻拦，在太子大婚的同一天将她赐婚给了和太子情同手足的堂弟御天麒为王妃。

而御天麒早有心上人，便是他的表妹陆仪静，何况他深知鸾玉卿跟太子的情意，自然是不愿意迎娶鸾玉卿为王妃。

但皇命难违，御天麒虽不满，还是娶了鸾玉卿，不过他却让

夫人带大的，大夫人只是碍于三小姐是老爷的骨肉，只待三小姐一般，不亏待一日三餐罢了。而老爷是偏爱二小姐的，对三小姐的事情从小就不太过问。唯有大少爷对三小姐最好，最疼惜三小姐。从小，都是大少爷护着三小姐，这才让三小姐免了很多责罚。”话到这里，春香不由得看了方箐一眼。

大少爷？那就是她的大哥。

“大少爷叫什么名字？”

“三小姐，看来你是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了，连大少爷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春香这才相信方箐确实得了忘魂症，而非使诈。“大少爷名唤鸾玉辰。”

鸾玉辰吗？她记下了。

怎么说他都是曾经待鸾玉卿真心过的人，她方箐借了她的肉身，自然也要心存三分感激。以后若有机会，她定然会替鸾玉卿好好报答他的真心。

“三小姐还有其他想知道的吗？”春香几乎是讨好着方箐。

“没了，我饿了。”躺了那么久，也该吃点东西填补体力了，她可不想一辈子在榻上躺着过日子。

春香喜极而泣道：“那，那奴婢就去做三小姐爱吃的小菜，好吗？”

“随便。”说完冷淡的两个字，方箐又躺下了。

春香起身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床榻上的俏丽身影，她有些困惑。

是她的错觉吗？她觉得醒过来后的三小姐，好像跟以前不同了。

那日之后，御天麒再也没有踏进兰心居一步，方箐也乐得清闲。那老王爷夫妇没有像宁王那般绝情，他们顾念她是鸾相爷的三女儿，顾念她有一个当皇贵妃的姐姐，在食宿用度方面，尽可能地对她大方。



时一惊，三小姐的耳力竟然那么好？

她快步走到方箬的身边，恭敬地将怀抱中的一大堆书摊开在她的面前。方箬挑了一本风土人情的书，随意地翻动着。

“对了，我让你请的老先生呢？在哪儿？”这种繁体书看起来很累人，她好多字都不认识，需要一个认字先生来指点一下。

她刚想回禀，方箬双眉忽然凝起，目光忽变，她直直地盯着门的方向。

“谁在那里？”

门后的人影面色惊诧，而后从容大方地走了出来。

“卿儿，是我。”朗朗音色，双眸温润。

方箬抬眸，淡淡地打量着他。

他身穿一袭柔白长袍，一头青丝只用一根玉簪斜斜插入，露出干净俊朗的脸庞，轻步走动间，那黑曜石般深邃的眼瞳清澈透亮，仿佛不沾世上任何污垢，自有一股与世无争的味道。

他是谁呢？

男子缓缓地走过来，温润的眼瞳泛动柔和光泽，他怜惜地抚上她的头，“卿儿，你受苦了。”

能够这么温柔、真心对待她的人，只有一个人，脑海中一个人的名字呼之欲出——鸾玉辰！

“大哥。”两个字轻轻的，但方箬还是叫出声了，只为了他眼中的那份关心。

“卿儿啊——”鸾玉辰轻叹一声，温柔地将她揽进怀抱中。

方箬在他的怀抱中，感觉到温暖，那是发自他内心的温柔。她贪恋这份温暖，便朝他的胸口靠近了三分。

他的胸膛很温暖，心脏跳动的频率很动听。她嘴角微微扯动，浅小的弧度闪过，虽然很快很快，但她的嘴角真的笑过。

“卿儿，你想读书了吗？”她是太寂寞了，所以才会想着用读书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吗？





她抬头看进他眼底深处，看到那抹担忧，立即抽身退出他的怀抱。方箐，他的温柔不是给你的，是给鸾玉卿的，你不能贪恋，记住，记住啊！

“卿儿，你怎么了？是不是双腿？”他揭开她双腿上的薄锦缎，心疼地望着血色印染出纱巾的伤口。“卿儿，这里很疼吧？”他手颤颤的，蓦然握紧成拳。

“大哥，不可。”她扣住他的手腕，不想他为她去抱不平。

鸾玉辰心痛地看着她，“卿儿，大哥来得太晚了，太晚了。”他眼中的水雾扩大了，“春香，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三小姐就算伤口痊愈了，以后走路恐怕也很难恢复到以前。”

“卿儿的双腿……”鸾玉辰眼中的泪珠终于滑落脸颊。

方箐在旁动容了，“大哥，你哭了？”她从来不敢奢望有人会为她淌下一滴泪珠。

“大哥没事，只是风沙入眼罢了。”他起身，轻轻地抱起方箐，“卿儿，你放心，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大哥带你回家。”他身体僵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大哥，不可以，你放下我。”对她来说，哪里都是一样的，鸾相府也好，宁王府也好，都只是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她没有必要换来换去。

“卿儿，你再待在宁王府一天，大哥怕有一天上门再也看不到你的人了，所以大哥今日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他态度坚决。

“大哥——”见他如此真心待她，方箐软化了。

“春香，赶紧收拾一下，我们马上就走。”

“是，大少爷。”春香面露喜色，她赶紧去收拾行李。

不到半刻钟，包裹打包好了。然而当他们出兰心居的大门时，一道俊挺的身影大步而来。

仪静的前道，“多谢静侧妃。”

陆仪静不是傻子，她当然听得明白。

她身体僵了僵，回身犯疑地盯着方箬多看了几眼。怎么她有一种错觉，昏迷后清醒的鸾玉卿，性子怎么跟从前不同了昵？

“静侧妃，莫非你想留在兰心居用餐吗？春香——”方箬激了她一句，示意她该走人了。

陆仪静尴尬地笑了笑。“不用了，那妹妹不打扰姐姐休息了。”陆仪静离开之时，宽大衣袖下的手指紧紧一拽。

方箬的耳根又清静了，她微蹙的眉尖渐渐舒展开来，她挑起未看完的棋谱，单手执起黑子，将黑子落在棋盘之上。

她若没看错的话，那个静侧妃定然会有下文传来，只是，她会用上什么计谋呢？

美人计？苦肉计？还是——撒手锏呢？

她看着棋盘上的黑白两方，各自盘踞要害之处，势力均衡。

“这盘棋已是死棋，你无路可退了。”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在她头顶上响起。

她抬眸，视线中一张俊逸傲然的面容，正微愠地盯着她。她不由得微微一愕，心中叫道，来得果然好快。

“是吗？”她苦笑一声，“宁王今日大驾光临，有何见教？”

御天麒看着平淡从容的她，真的有些捉摸不透了。

她怎么可以如此平静，在做了如此狠毒的事情之后。他心中愤然，大手一扫，将她床榻上的棋盘连同棋子一起扫落地面。

哗啦——

棋子落地，滚落得四处都是，黑的、白的，折射出夕阳微弱的光晕。

“鸾玉卿，静儿今日好心来送千年灵芝给你，而你竟用匕首刺伤静儿的手。”他扣住方箬柔白滑嫩的手腕。

手腕处传来的压制之痛让方箐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御天麒见她久久沉默，只是用一双淡漠清透的眼眸定定地望着他，他神色惊愕，一失神，扣紧的力量松懈了。

她，这样算是默认了吗？

他阴沉地盯着她毫无瑕疵的皓腕，想着静儿血色印染的手腕，他心中一恼，松懈的力量再次扣紧了。

“鸾玉卿，也许你也该尝尝这种滋味。”他心下一狠，旁侧案台上的茶碗被他捏成碎片，他拿着锋芒尖锐的碎片，慢慢地靠近她的手。

尖锐的刺痛从她的手腕传来，他割得并不深，只是划进一寸肌肤而已。

她淡淡地看着伤口不叫疼，也不急着处理血色刺目的伤口。

“这点伤，可以赔得上静侧妃的伤了吗？”她给他的，却是令人震怒的答案。

“不够，远远不够。”他愤恨地看着她，手上的碎片狠狠地再刺进了三分。

妖娆的血，一滴，二滴，三滴……将他银色的蟒袍滴出了朵朵红色的花。

可是，方箐除了眉头皱了皱，她没有哼过一声。反倒是御天麒，热烫黏稠的液体从他的手指缝中流淌过去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动作。

他快速地起身离开，以冰冷掩饰了内心的慌乱。

“鸾玉卿，希望你记住这次的教训。”

准备晚餐回来的春香，看到受伤流血的方箐，被惊吓住了。

她眼泪汪汪地跑过来，握起方箐的手：“王爷好狠啊，伤痕那么深，就算是好了也会留下难看的疤痕吧。三小姐，奴婢去给你拿最好的金创药，大少爷上次有给过。”

春香吃惊地看着方箬，而后吞了一口口水：“那奴婢就给三小姐上药吧。”

“嗯——”方箬淡然地点了点头。

瞥见纱窗外的黑影离去，方箬眼中清冷的光芒一闪：“春香，赶紧拿一盆清水，替我将伤口清理干净。”

七日之后，方箬原本可以轻易恢复的手伤，却始终不见好，反反复复，好了又恶化，搞到最后，春香愤愤地砸了静侧妃给的消痕膏。

“一定是那个恶毒的女人在药膏里下了什么东西，那女人说七天时间内可不见疤痕，可是看三小姐手腕上的伤痕，哼——”

方箬无视手腕上的伤痕，她埋头在棋盘上的残局，目光专注而执著。

她等的机会该来了。

她两指捏起一枚棋子，恰在此时，门外有侍卫来报，“启禀王妃，王爷有请王妃一道去宫中参加南方大捷的宴会。”纵然两夫妻的关系剑拔弩张，但家丑不可外扬，场面上还是恩爱夫妻。

“知道了，本王妃更换一套衣衫，随后便到。”她嘴角浅浅勾起，指间的棋子缓缓地落在棋局之中。

侍卫离开后，春香当下替方箬更换上淡雅的柔白罗衫，推着轮椅送方箬到宁王府的大门处，那里站着淳王爷夫妇、宁王御天麒、静侧妃陆仪静。

方箬到达的时候，她的目光淡淡地略过他们华丽的衣着服饰。

相对他们的华丽富贵，方箬就淡雅素朴多了，她觉得这一身舒服简便，但在他们的眼中看来他们却是吃惊不小。

她却无视那些关注的目光，朝身后的春香微微颌首，轮椅便缓慢而稳当地在淳王爷的面前停了下来。

“卿儿拜见爹娘，请恕儿媳双腿不便，不能给二老行大礼

了，还望见谅。”她神色淡漠，却有礼有节。

淳王爷夫妇简直就是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这个儿媳嫁进来从没如此温顺过呢。而后他们赶紧回神托手，叫方箬无须多礼。

“不用，不用，卿儿坐着便是了。”

“多谢爹娘。”方箬淡淡地谢道。

“时辰不早了，我们进宫吧。麒儿，帮着卿儿点，她毕竟行动不便。”淳王妃开口道。

“是，孩儿明白。”御天麒脸上没什么表情。

春香见老王爷夫妇对三小姐态度改观，心中暗喜，唯有陆仪静，她藏在宽大衣袖下的手指，指甲正揉进掌心中。

※※※※※

皇宫，肃穆恢弘，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入目之处，极尽奢华之态，琉璃做灯盏，汉玉铺台阶，雕龙青玉盘柱，镂空白玉栏杆，楼台高耸，巍峨富贵，亭台小榭，假山流水，一一构造精妙，用料上乘。

黄金盘盏、白银汤勺、翡翠酒杯，映照满桌的山珍海味，色香俱全，勾人食欲。方箬从进场就没说过一句话，即使别人的目光带着怜悯，带着鄙夷，带着痴笑，她都可以一一无视。

唯有一个人，她无法忽视，也无法拒绝。

鸾玉辰！

他一身淡雅白袍，在人群中卓然出众，形容俊秀脱俗，月光映照着他的脸，让他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他就坐在她的对面，温柔而怜惜的目光从她进场就不曾离开过，让她的心有所触动。

她从食物上移开视线，迎上他淡淡一笑，唇瓣轻启，一开一闭，用无声的语言示意他安心。

鸾玉辰从她唇瓣含笑的无声语言中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消

息，他还她一个温柔的笑容。

而恰在此时，太监尖细的嗓音响在席间：

“皇上驾到！”

明黄色的颜色一闪，方箬便感觉到众人矮了她一截。

她安坐在轮椅上，在众人下跪的瞬间，她自然显得突兀，不过这样倒方便她一眼便看清楚了台上的鸾玉凤，皇后是穿大红凤袍的，那么粉红罗衫的那位自然就是贵妃娘娘了。

看她含羞带笑的样子，方箬唇角微扯，又一个表里不一的女人。

皇上坐在台上，他在众人之中一眼便看到了方箬，见到神情怡然自得的她，心中不由得微微一动。

“皇上，今日大喜，惠儿敬皇上一杯酒。”皇后赵惠儿不动声色地将皇上失神的目光转移回来。

皇上御天行温和淡笑：“梓潼也请。”他扬手，一杯酒便落入腹内。赵惠儿柔婉一笑，她一饮而尽，空杯朝对，而后优雅地放下。

“皇上，凤儿也敬皇上一杯酒，庆贺今日之大喜。”鸾玉凤娇柔无力地举高酒杯。

“凤儿不可。你现怀有龙裔，怎可饮酒？换了香茶吧。”御天行目光中多了一分柔软，“看爱妃最近好像消瘦了一些，该多补补了。”他体贴地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鸾玉凤的盘盏上。

鸾玉凤面带绯色道：“谢皇上提醒，凤儿一定谨记在心，会多吃一点的。”她边说着，眸光似无意地落在赵惠儿的腹部上。

赵惠儿却柔柔一笑：“妹妹替皇家开枝散叶，确实是辛苦了。皇上，明日让御医多开些养胎的方子，妹妹这身子骨是有些单薄了。”

“多谢姐姐关心，妹妹最近确实有些无力，不过因为想着孩子出生的模样，妹妹就感觉到很幸福呢。”鸾玉凤抚着腹部，露

出梦幻般的表情。

赵惠儿凤袍下的指甲划了划，但表面上依然温和善。她眸光流转，似无意，视线落在席间一声不吭的方箐脸上。

“皇上，惠儿好像看到卿儿也来了呢。好久不见，惠儿倒是有些想念卿儿的绝美舞姿了。不知道今日是否有幸欣赏得到？”

“卿儿的舞姿确实难得一见，不过可惜了。”御天行看着席位上双腿不得动弹的方箐，眼睛里的光色暗了暗。

“也是哦，听说前段日子被宁王杖责三十大板，今日还要进宫强颜欢笑地参加宴会，真是辛苦她了。”赵惠儿笑着看向鸾玉凤，“不过卿儿除了跳舞优美之外，琴技在王朝内也是数一数二的，不知道可否有幸听一曲？”

鸾玉凤暗中恼怒皇后动不了她，便打她妹妹的主意，面上却不见风云：“皇上，请怜恤卿儿双腿不便，还是不要让她劳累了。”她笑着撒娇。

赵惠儿却送上一句：“皇上，难得今日众臣言欢，卿儿那么好的琴技，要是让众臣一饱耳福的话，惠儿相信，一定会给宴会增添喜庆之意的。”

“皇上，还是不要——”鸾玉凤还想说什么，御天行已经挥手开口了，“宁王妃可在？”

“三小姐，皇上叫你呢。”春香用手撞了撞吃得格外用心的方箐。

叫她？方箐讶然地停箸，吩咐道：“推我过去吧。”

春香缓缓地推着方箐停在御天行面前。

“鸾玉卿参见皇上。”她让春香搀扶着，想要从椅子上下来行礼，御天行却挥手道：“宁王妃不必多礼，朕念你双腿不便，你坐着便是了。”

“谢皇上。”方箐淡然地坐回椅子上。

“宁王妃，朕知你琴技非凡，今日南方战事大捷，百官同

庆，不知宁王妃可否弹奏一曲，为庆贺宴会增添色彩？”御天行眼眸中含着一丝丝的期待。

“皇上，请恕臣妾不能弹奏。”方箐却想也不想地直接拒绝了。众臣一片哗然，御天行被当场驳了面子，自然龙颜不悦，正欲发作……

春香却突然红着眼眶跪下：“皇上，奴婢斗胆请皇上体谅，并非王妃不肯，而是王妃确实不能。皇上请看——”春香突然将方箐的衣袖卷起来，扯掉了她手上的绣帕。

触目惊心的伤口，那裂开的疤痕，还沾染着血色的皓腕，就这样明晃晃地呈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皇上御天行面有惊色。

“大夫说过，王妃的手腕筋骨挫伤，从今往后都无法动琴，请皇上开恩，不要责怪王妃。”春香磕头道。到此刻，她终于明白了方箐的意思，三小姐得了忘魂症，根本就不会弹琴了。

御天行黑着的脸逐渐地平缓下来，他默然地挥了挥手：“退下去吧。”

“谢皇上。”春香起身，立即将方箐推回原位。

众臣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御天麒，而方箐由始至终都没多说一句话，她淡淡地任由春香将她的手腕重新包扎起来，再默默地拿起筷子，无声地享用。

鸾玉辰看着这样的方箐，他温润如水的瞳眸里有红色的光芒晃动着，他目光如电，犀利地望向席间的御天麒。

他那可爱天真的妹妹，偶尔会使小性子的妹妹，如今竟变成了这副模样，没有活力，没有灵气，只剩下麻木的冷漠表情。

他手中的翡翠酒杯，蓦然碎裂开来。

冲动的他，看着御天麒跟陆仪静浅笑柔语的样子，他的胸口就有无名之火冒上来。

激怒下的他不顾场合，跑过来一拳就将毫无防备的御天麒打